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疑義舉要卷四

婺源江永撰

春官

序官鑄師鄭注鑄如鍾而大國語細鈞有鍾無鑄韋註  
鍾大鍾鑄小鍾當以鄭說為正大射禮東方笙鍾與笙  
磬竝陳而鑄在其南西方之鑄亦在頌鍾頌磬之南豈  
非笙鍾笙磬頌鍾頌磬為編縣而鑄為特縣與左傳鄭

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鐻磬國語作寶鐻其云歌鍾必是應歌之鍾云二肆必是編縣十六枚者而於鐻則言及以殊之豈非特縣者為鐻與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鍾師掌金奏鐻師掌金奏之鼓豈非登歌用編鍾金奏用鐻鍾鍾小者應人聲鍾大者應鼓聲與即國語伶州鳩之言亦是以鐻為大鍾其云細鈞有鍾無鐻昭其大也大謂金聲即細鈞之鍾也若奏細鈞而兼用鐻鍾則鐻又大於鍾鍾聲為鐻所陵不得昭故不用鐻所以使

鍾聲之昭也大鈞有罇無鍾兩大相配為宜若又甚大則罇不可用用罇則絲竹細聲為所抑如不鳴故亦不用罇所以使絲竹之鳴也伶州鳩因景王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細抑大陵鍾聲不和故言鍾聲不可為罇所陵絲竹不可為罇所抑以明無射有林之失則罇正是大罇韋注未細繹其言而誤解耳孟子以金聲為始條理亦是擊罇鍾

五祀唯有戶竈中雷門行一說以禮經七逸之餘猶有

中雷禮一篇與月令正合若左傳家語所謂五祀者乃是五官之神其生為五行之官沒而配食於五行此四時迎氣而祭之月令所謂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此五人帝五官神豈非附祀於五帝者乎安得地示中又有五官之祀而以血祭祭之也鄭氏惑於祭法七祀之說謂戶竈中雷門行為殷制而以五官之五祀釋大宗伯此人神也乃入地示中耶社稷五祀皆在國內故以遠近為次先於五嶽王志長言在五嶽之上則非門戶可

知誤矣舊解肆獻裸為禘祭饋食為禘祭禮館吳纂修  
紱云非也肆獻裸者享先王之隆禮饋食者享先王之  
殺禮以二者統冒於上而以四時之祭分承於下肆獻  
裸饋食不專一祭隨所值而當之者也按此說發前入  
所未發禘祫大祭也皆於四時祭中行之故司尊彝謂  
之四時之間祀如行於春夏即以禘祫為祠禴行於秋  
冬即以禘祫為嘗烝非禘祫則行三祭時以饋熟為始  
耳

宿眡滌濯宿字為句祭前三日申戒也太史及宿之日  
即此宿字

四望許慎以為日月星辰先鄭謂道氣出入又謂日月  
星海後鄭謂五嶽四鎮四瀆先鄭兩說日月星海近之  
許氏與後鄭說各得其一者也四望蓋合上下四方之  
神而祭之大司樂司服四望皆言祀是四望有天神典  
瑞玉人旅四望兩圭有邸與祀地同玉牧人望祀各以  
其方之色牲毛之是四望有地示然則四望之兆當兆

日於東郊北月於西郊星辰則歲星與蒼龍七宿北於東太白與白虎七宿北於西熒惑填星七宿北於南辰星與元武七宿北於北五嶽四鎮四瀆四海北各因其方祭則設表位合於一壇而祭之其禮行於郊後而國有大故亦旅之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此說得之而春秋之三望杜氏云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



之楚昭王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杜又云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星辰因此說亦可以推知四望也陳祥道疑於後鄭之說謂望兼上下之神得之近世說者唯據大司樂司服言祀不言祭謂四望為日月星辰如此則當用四圭有邸以祀之何為與祀地同玉耶蓋言祀者主於日月星辰而日月星辰亦隨四方設位則天神亦從乎地故用祀地之玉也

又四望亦有遠近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

事於四望疏云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後鄭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為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愚疑四類即四望其云四望四類亦如之者謂四望中之神各以其類位於四方非別有四類之兆與四類之祭也是以諸官皆無言四類之牲玉器服樂舞者鄭舉星辰但言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而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星辰中當有五星列宿諸侯猶得祀其分野之星則天子當祀十二次之宿而五星亦不可遺

天子宗廟九獻之禮既亡鄭氏依約經文為說後人多疑之鄭說誠有可疑者秋冬變朝踐為朝獻變再獻為饋獻謂其尊相因然以酌尸之獻為朝獻言於饋獻之前其禮不行於朝而強名以朝獻次序則顛名義則乖愚亦甚疑之別為九獻之說曰二裸之後當有七獻經

文不欲枚舉有錯綜互見之法實則朝踐為薦腥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與再獻四節而已朝踐為薦腥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非王醑尸乃堂上薦爛王與后之獻饋獻非饋熟之始乃尸食舉後王醑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諸侯為賓者亞王醑尸之獻也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體其犬豕牛羊注疏謂腥法上古爛法中古而進孰為後世之食孰其殺者體解而爛之也祭義曰爛祭祭腥而退郊特牲曰腥肆爛膾祭其有薦爛明矣既以爛法中古此時何

可無獻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爛而何至於饋熟則不當有獻何也薦爛之後烹肉既熟羹定詔於堂於是奉俎入室設陰厭以饗神乃迎尸入室舉奠掌詔妥尸是時尸即當食舉安得有獻蓋堂上腥爛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內之饌可食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饋獻者尸既食而王獻以醑若特牲少牢主人獻尸耳此時后不即亞王醑尸尸有酢王之禮有命祝嘏之禮有夫婦致爵之禮后乃獻以醑尸是謂之再獻而賓長為

一獻以終之亦通為再獻也然則此七獻者堂上四獻  
室內三獻以朝獻次朝踐行之於早不失朝字之義以  
獻爛當之又無爛祭缺略之嫌陰厭之後未食舉之前  
無獻而獻在既食之後亦協乎饋獻之義春夏言朝踐  
再獻者舉首尾以包中間秋冬言朝獻饋獻者舉中間  
以補春夏足見設經錯綜互見之妙而迨享朝享可例  
推要而言之堂上獻者用前言之尊室內獻者用後言  
之尊耳醢人饗邊人朝事之豆饗邊於朝踐薦之而朝獻無

豆邊朝獻統於朝踐也饋食之豆邊於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邊再獻統於饋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邊而非食後稱加之謂也如此說九獻按之經而不紊證之記而可通

堂上薦腥爛取法前古朝踐朝獻之尊盛醴齊醴齊濁於盎齊也室中饋孰用後世食饋獻再獻之尊盛盎齊盎齊清於醴齊也若王醑尸而用朝踐之醴齊失其義矣

彝尊有二者疏謂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皆配以  
玄酒是也後人謂王與后分酌彝尊故有二大謬古人  
玄酒配尊之禮頗重事之用醴者質略則一尊陳於房  
謂之側尊其兩尊皆酒者特牲之旅酬也燕禮之尊士  
旅食也大射禮之兩壺獻酒也玉藻之饗野人也以酒  
優之正是略之賤之也豈有宗廟大祭薦腥薦爛血毛  
大羹事事反本脩古顧於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  
略之事乎秋官特設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豈謂室



中一陳即嫌其多而不以配彝尊乎王與后合體同尊  
卑共酌一尊未為不可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壺  
尊禘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即君夫人別酌其尊  
亦必有玄酒必非兩尊皆酒也記云明水泂齊貴新也  
凡泂新之也即以司尊彝本職證之下言盞齊泂酌凡  
酒脩酌即是酌所配之明水玄酒以泂之脩之耳豈遠  
取室中之明水乎禮運言玄酒在室

元酒即明水

舉室中明

水配鬱鬯為首者言之耳非謂在戶在堂在下者即無

所配也

皆有壘皆者皆春夏也皆秋冬也皆追享朝享也非謂一尊卽一壘也

盞齊泔酌謂以所配之明水泔之記言明水泔齊新之是也非謂三酒之清酒為泔也凡酒脩酌謂以所配之玄酒滌之非謂別取水也

大裘之冕亦必有冕服經不言者省文與記云王被袞以象天則亦當服袞冕

先儒以爵弁為冕之次者其服用絲其蔽膝用韎鞞其屨飾用繡次皆是次於冕服也而舊說謂以木為體以布染為爵頭色而覆之亦略似於冕但冕之板前俛後仰爵弁則平置之故不得冕之名舊說相傳如此然而弁字上銳象形爵弁與皮弁同名弁而爵弁有覆板何以名弁且夏官弁師何以有韋弁無爵弁陳祥道禮書則考之詳矣陳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

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為之謂之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饗餼服韋弁而以韋為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即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為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哭諸侯服爵弁而即戎亦服之耳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如冕而無纁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

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按陳氏此說甚有據王即戎以韋弁服即爵弁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以朱甲者以韎韜故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韍斯皇又云韎韜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之韠也鄆陵之戰卻至見楚子衣韎韠之附注即朱韍韎韜之謂也豈非爵弁即戎之證乎凡謂爵弁如冕者皆非是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此文承上爭墓地而言謂爭訟時恐其有盜葬鬪鬩潛移兆域之弊故

帥屬巡守訟終而止其中之室非謂墓中有官寺也因  
爭墓地而聽其獄訟則爭訟者暫假他室以居墓大夫  
耳豈能設官為民守墓哉

呂氏春秋黃帝作咸池莊周亦云黃帝張咸池之樂於  
洞庭之野則咸池非堯樂樂記云大章章之也咸池備  
矣鄭注云大章堯樂名咸池黃帝樂名堯增脩而用  
之是鄭自圓其說也咸池為黃帝樂而雲門太卷皆為  
黃帝樂亦屬可疑此無大章樂者當時大章之樂不存

耳至魯所存又止有四代之樂故季札觀樂無雲門咸池

鄭注六律六同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分此漢人之說也考之管子呂氏春秋則是以半黃鍾四寸半者為黃鍾之宮以為律本由此三分益一以上生三分損一以下生非以黃鍾九寸為首也別有律呂闡微詳之分樂奏黃鍾歌大呂此一律一呂之相合

為地支之子與丑合亦即日躔與月建之相合也下諸律呂皆然

一變而致羽物一節注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疑未必然而樂之感格如書所謂祖考來格鳥獸蹌蹌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亦實有此理

夾鍾因秦圜丘而名圜鍾林鍾因秦方丘而名函鍾各以其類也黃鍾不改者黃為中之色人亦居天地之中義類相比附也揚雄太元之數子午為九丑未為八寅



申為七卯酉為六辰戌為五巳亥為四亦即聲律之數也是以黃鍾為宮者其數九大磬之樂亦九變而終林鍾為宮者其數八咸池之樂亦八變而終夾鍾為宮者其數六雲門之樂亦六變而終

三大祭不用商者無商調非無商聲也注謂祭尚柔商堅剛未必然後儒謂商調肅殺鬼神所畏固是一說愚疑周以木德王不用商避金克木也是以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亦無商荀子亦有太師審商之說

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升歌為詩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有篇名而無辭即有辭亦不載於頌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也鄭氏注鐘師及儀禮既云九夏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矣乃引呂叔玉以肆夏為時邁繁邁為執競渠為思文而詩譜亦言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是升歌與金奏混合為一誤矣時邁本非肆夏因肆于時夏一語而附會耳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是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廟文

王世子養老亦歌清廟何嘗升歌肆夏乎

頓首見於傳者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季平子  
頓首於叔孫申包胥如秦乞師賦無衣三頓首是有求  
於人者用頓首頭觸地而無容者為喪禮之稽顙

拜必屈膝而俯首軍中介冑之士用肅拜婦人亦用肅  
拜不屈膝而低首以下如今人之長揖也新婦奠菜於  
舅姑則扱地謂屈膝而引首至地婦人最重之拜也為  
重喪則稽顙今時婦人之拜直身而微動其手微曲其

膝此俗不知起於何時郝敬謂即肅拜非也今時男子之揖正是古之肅拜而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而推之高則為天揖平則為時揖低則為土揖也推手為揖引手為正又謂之厭

大史正歲年以敘事頒告朔於邦國至春秋時周室微弱王朝未必頒朔列國自為推步月日時有參差矣

測景所以驗四時之氣也而漢人謂景之至否由人主政有得失此漢人之妄說又不知有歲差而云冬至日

在牽牛豈常在牽牛哉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春秋內外傳而下至歷朝史志及諸家論分野之言詳矣以職方外紀考之大地如球周九萬里分為五大州幅員甚廣豈止中土之九州哉五大州皆有山水人物皆有君長臣民則必與普天星宿相關災祥禍福隨地有之豈止中土九州分十二次之星而徼外遐方即無預於天星哉蓋分野之理如人身經脈內應藏府各

有孔穴暗相聯絡疾病因之而大地之精華聚於中土  
猶人身之精華聚於面部善於叔服許負之術者能按  
部位占氣色而能知其吉凶妖祥此即占分野之理也  
玉路金路象路注謂以玉金象飾諸末按車上諸材唯  
兩較之兩端可飾他處皆不可飾也

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鄭注司服至周而以日月星  
辰畫於旌旗然則王之大常有日月亦當有星辰不言  
星省文也曲禮招搖在上星其畫北斗與又曲禮行前

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交龍為旂熊虎為旗  
鳥隼為旗龜蛇為旐備四方之五獸也通帛襟帛以間  
之而全羽之旒析羽之旌亦當有通帛以為旗之繆且  
有旒焉而插旒於干首故曰注旒首曰旌俗畫旌有羽  
無旗非也羽當是雉羽鍾氏染之注當是插於干首鄭  
氏謂繫之於旗旌之上非也

周禮疑義舉要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疑義舉要卷五

婺源江永撰

夏官

或謂有征伐則制軍非也觀春秋時晉作二軍三軍三  
行新軍六軍魯作三軍舍中軍皆於平時作之為中軍  
為上軍下軍人有所隸之軍軍有所統之將謂作軍必  
須蒐閱則是謂必待出軍時始作之豈平時皆渙散無



紀者乎然則王畿千里可作數十軍而止六軍何也用  
人之數不過此其餘皆羨卒以待簡稽而迭用者也

天子六軍在六鄉為正軍六遂副之都家之軍又副之  
六鄉七萬五千家家出一人為兵五家為比故五人為  
伍伍長下士即比長也閭出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中  
士即閭胥也族出百人為卒卒長上士即族師也黨出  
五百人為旅旅帥下士即黨正也州出二千五百人  
為師師帥中大夫即州長也鄉出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軍帥命卿即鄉大夫亦即王朝之六卿也大司馬之序  
官與大司徒六鄉之官正相合故鄭注州長云掌其戒  
令賞罰於軍因為師帥又注黨正云於軍因為旅帥注  
族師云於軍因為卒長恐人謂鄉官非軍帥故明言之  
鄉大夫之為軍帥閭胥之為兩司馬比長之為伍長不言  
可知矣伍法起於五人而車法起於百人之卒蓋兵車  
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重車一乘二十  
五人共百人四兩為卒是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分之為

一什三伍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  
五人也以三兩之人為士徒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  
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為右帥二十四人也  
車法卒法於此成故族帥亦言之詳職云以邦比之法  
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較登其族之夫家眾寡辨其  
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是一族始有兵  
車重車其兼言輦者役事則有人輦也又云若作民而  
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

是百人始有卒而兵車成十五伍重車成五伍也既有車故詳及兵器鼓鐸旗物也然則六鄉六軍之法一族百家而出兵車重車各一乘也以田計之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之地是二十二井又二夫之地而出此二車與漢志言出長轂一乘甸有六十四井者不同周禮言制軍之本法而漢志別是一法也

軍將皆命卿如春秋時晉國之制則是以六官之長為軍將矣然則元帥必冢宰乎觀宣王命將出師有其人

不必六卿之長則亦惟王所命也

姜兆錫謂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為序職之  
文家司馬亦如之句為序官之文二簡互錯此說有理  
注謂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  
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於王之司馬如此則王朝無  
是官矣何云家司馬亦如之乎如以家司馬亦如之為  
大夫家臣之司馬則何以不言都之司馬而唯言家之  
司馬也蓋家司馬亦如之猶春官序官云家宗人如都

宗人之數也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謂王朝之家司馬使家之臣以其所掌正于公司馬也此正錯簡之有理者也

負固不服則侵之注謂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此說是兵不深入柔服則止倘終負固不服亦班師振旅脩文德以來之而不極兵威若無鐘鼓掩其不備皆後世之譎兵豈先王之義討

九畿里數皆不能畫方如棋局周禮立法謂制畿封國

大略當如此亦有近在內地而其俗已近戎狄者又有蠻夷戎狄與中國雜處者恐周初已有之豈能皆如九畿之法哉

夏爰舍是習夜戰之事齊語云夜戰聲相聞夏月晝熱夜涼宜於此時習之將帥以號名別之亦是便於夜也苗田亦即於夜畢之爾雅宵田為獠楚辭招魂卒章懸火炎起亦言宵田之事

田時誓有二前誓在列陳之後戒其坐作進退之不用

命也後誓在表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春冬各言其一疏引大閱羣吏聽誓解有司表貉誓民未密

司常云大閱贊司馬頒旗物此言治兵辨旗物則是大閱與治兵旗物有不同兩經各言其一而下經大閱之旗物即司常可見也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而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師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禮旗互易孤卿之禮師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旗互易大夫士之物



鄉遂載之州里之旗百官載之惟旒則如其故郊野與縣鄙皆公邑之吏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易師目不畫異物之禮物師都鄉遂之臨行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旗百官之不臨行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尚變也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仇者有納旌於弣中不令敵人見者故旗物有變通之法

治兵不言家蓋於師都中包之州長縣正帥其民而致  
固建平時之旗矣及治兵則易之以物而旗屬之於百  
官都家大夫帥其民而致固建平時之旗矣及治兵則  
易之以羶而旗屬之於軍吏皆欲其變也變則不論旗  
上有畫無畫鄭注限定有軍旅者盡異物無軍旅者帛  
而不畫非是

祀枋此枋字宜與詩方社之方同但是本方之土示非  
泛指四方如獮時在東方即是東方之示餘方皆然即

詩之言方社亦是如此方祀上下可通稱但天子之方大諸侯以下之方小耳此祀與社相類故詩每與社連言之而時田亦一祀枋一祀社也

大閎經文雖詳亦多可疑不分班習戰則車徒甚衆四表之地無多縱列太狹橫列太濶若分班則經文又未言竊意四時之田竝分番教閱一田不必徧集王畿之民一人不必歲供四役否則寧無妨農乎

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法即鄉師出田法於州里之事

非羣吏又分教戰法也中軍以鞞令鼓中軍元帥也三軍六軍必有元帥如王在軍則王為中軍號令必出於一疏謂此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非也鞞所以引鼓樂有朔鞞應鞞亦是先擊鞞而後擊鼓以小鼓引大鼓也鼓人皆三鼓疑此鼓人謂地官之鼓人下文鼓行鼓進鼓退乃是軍將師帥旅帥之鼓蓋中軍先以小鼓號令而鼓人主軍動鼓其衆者遂承中軍之令三鼓以作士氣於是振鐸作旗而諸鼓皆鳴也注謂鼓人為中

軍之將師帥旅帥則地官鼓人不得聯事矣且中軍將亦不可謂之鼓人下文鼓人皆三鼓倣此皆者鼓人非一也凡云三鼓者疑皆鼓人之鼓

車三發徒三刺舊以車轉為發恐不然車既及表乃止矣又三轉胡為蓋車上主射者三發矢以象克敵耳田車不能容三人故無戎右主刺而刺者皆在徒徒刺而射者無事非克敵也發刺皆三者戰車有三人斃其左右御也

鼓退鳴鑼疑鼓退音節與鼓進不同蓋鑼聲不能及遠  
欲退軍必將帥擊退鼓而後卒長皆鳴鑼否則卒長不  
能自主退

羣史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象士卒之出軍門亦欲試  
御者過君表之法也左右陳車徒以下注疏未得其指  
蓋未習戰以前陳車徒如戰之陳此車徒同羣車以率  
徒徒以衛車擬戰時之陳也既習戰以後將分車徒故  
立兩和門使車徒各出一之左一之右而車徒遂分列

也不云左車右徒而云左右陳車徒者因地之勢左右不可常也旗居卒間以分地車徒皆如是徒一廂百人

樹一旗則車一廂亦容兩偏之地而樹一旗也

司馬法車十五

乘為偏兩偏為卒

車徒各有卒疏謂軍吏各領己之士卒執旗

以表之非卒間之義也將田時車徒所以必分者逐獸不必以徒衛車山澤間車徒又不可錯雜故須分隊而進是以先異之也前後有屯百步此又別為二屯如軍之營蓋擬田畢將帥居其中而獻禽也此屯用車徒圍

繞作之險野則人多易野則車多也注於前後有屯百步解云車徒異羣相去之數其實車徒之分分於左右和與左右陳非分於前後之屯也百步之屯能容幾車徒哉

大役與慮事後鄭慮事者封人本左傳令尹蒞艾獵城沂然此諸侯之制疑王朝大役慮事當是大司空鄉師云攷司空之辟

屬其植先鄭引華元為植植字有此確證而後鄭易之



蓋謂王將一人不得言屬耳然大役非一人任其部曲  
將吏必多將吏皆可謂之植故司馬會屬之屬字未嘗  
不可通若築城之植司空自當屬之豈復煩司馬

夏官主二牲羊也魚也小子羞羊肆而大司馬尊官蓋  
牲魚者豈禮欲其變與抑以魚為水產與陸產相埒而  
異之與宗伯不言羞雞牲者文不具

晉制敘軍將佐之後有司馬猶之軍司馬也

大常惟天子有之必曰銘書於王之大常者因其有功

大言之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食字大司徒大司馬及此官皆有之以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例之似以有其地而食其所有者為順注謂王食其一恐不然

甸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注謂償以毛色不以齒賈如謂但償馬之毛色則太輕或買他馬以償不以齒賈則又何必其同色此泥物字之義也以其物更者以馬之皮骨肉所植之物償償不責其全償也其外否則歸死

馬於官而已不責其皮骨肉所值之價也

以任齊其行謂以他重物載於車而調習之猶傳云駕而乘材也此謂將遠行之馬亦謂受馬於有司者故因上文及之其軍事物馬而頒自有校人掌之

出火內火有謂季春始燠治則出火於窰家則出火於室必待季秋始內而用之此說不確時燠而出火不用時寒而內用民自知之何待司燿之政令若季春出火於窰禁民不為陶冶正與舊說相反舊說據左傳不誤

月令雖秦時書亦依仿先王之制而增損之其夏月但禁民燒灰毋用火南方而不禁其陶冶

司士言眡治朝之儀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王即退適路寢聽政而諸臣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若議論政事則在路門內之朝如鄉黨攝齊升堂是也

路鼓建於大寢之門外其地森嚴肺石之窮民不能至其地擊鼓也朝士既得其情則為擊鼓而大僕遣官達

之耳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謂有政事當議而眡燕朝也  
因燕羣臣在寢故謂之燕朝鄭謂王圖宗人嘉事則燕  
朝此舉其一隅謂若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耳非謂  
燕朝惟同族得與也三朝惟路寢有堂有階孔子異姓  
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且燕宗族時必  
有異姓一人為賓註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

揚州之三江當以岷江松江浙江為確浙江山海經漢

志謂之漸水漢志出黥縣即黥縣今出發源大鄆山之陰  
莊子謂之淝河至錢塘入海松江承太湖之下流其上  
流本不與大江相通班固謂蕪湖水東至陽羨此因蕪  
湖之下銀林鄧步之間地脉相連而勢卑宣歙之水盛  
則或漫溢而趨陽羨入震澤水不盛則皆從蕪湖入大  
江不入震澤也明時於高淳築廣通埧埧則無漫溢之  
事矣水經注謂大江自貴口分流過安吉而入震澤而  
不知下流地高本不與震澤通也

荊州其浸潁湛先鄭謂湛未聞今考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犍縣北魚齒山東南流為湛浦者是也與潁水同為南陽汝州之水在荆豫之間故屬之荊州

秋官

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獄訟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

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

王之五門先鄭雉門在庫門之外後鄭庫門在雉門之外後鄭說是外朝在庫門之外亦後鄭說是庫門有屋而無宮室鄭以漢之大會殿擬之則有宮室非古制也外朝臣民皆得往來諸侯外朝亦然但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之制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軍猶攻殺也注讀軍字為句王氏謂衆而成軍非是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謂宗廟之常器鍾鼎皆是書於宗彝如博古圖鍾銘鼎銘是也注謂宗廟之六彝誤矣凡傳言彝器頌宗彝豈必六彝哉

梏即校也易曰何校滅耳施於頸即今之枷梏校枷皆一聲之轉注謂在手曰梏誤矣在手者曰拳非兩手共一木

庶氏除蠱以嘉草攻之一說嘉草藁荷也葛洪方人得  
蠱欲知姓名取藁荷葉著病人卧席下立呼蠱主名  
壺涿氏掌除水蠱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明水  
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  
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  
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見屈  
大鈞廣東新語聖經之有用如此

大行人諸侯之禮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先

鄭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拄地者按車無疾之名  
惠士奇云論語邢昺疏引周禮作前侯又小雅蓼蕭章  
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侯  
相似易亂故前侯訛為前疾此說是又說文引周禮作  
前軌軌車軾前也軾前曲中下垂拄地如人之頸故謂  
之侯侯猶胡也古侯與胡通

或疑朝覲無迎賓之法愚謂朝覲之禮雖異尋常主賓  
然侯氏之入王門也豈其無擯介傳命忽然而至於廟

門哉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  
賓而見之則當將幣之先庫門之外宜其有朝位有擯  
介天官掌次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注云大次初往  
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然則朝覲當有大次在外  
朝有小次在廟門外覲禮所謂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  
是也覲禮言旅見則分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若其特朝  
則次當張之門外西方而東面以為止居待事之處掌  
訝云及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此朝與位正

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間幾十步立當車下某處者也掌訝既詔侯氏位當於此於是入白王言侯氏已至朝如掌訝不能徑至王所亦必有擯者傳達之自入復至行禮為時久則侯氏宜於大次止居以待於是王乃乘金路出路門應門雉門而入廟以待侯氏之至節次固當如此王既入廟負黼依大門外乃陳擯介而傳辭侯氏出次立當其位他時賓主之禮擯者出請事而賓對此時傳辭當自侯氏始蓋天子至尊當不請事且前

此已云某日伯父帥乃初事矣豈至此復請所為來事哉惟侯氏自道其來王之意介傳之擯擯達之天子耳王之擯則大行人小行人嗇夫是也其擯當交擯介與擯皆遞傳故經文於大國之孤特云不交擯明諸侯當交擯也雖交擯而無三辭侯氏一請天子即有許入之辭如覲禮伯父其入之云亦遞傳之於是侯氏入大門而右擯介隨之東行至廟門外入於小次以待事復陳擯介侯氏出次執圭介復迭傳命道其將入奉贄之意

於是嗇夫承命告天子天子又有許入之辭乃入門右坐奠圭如覲禮之儀以此言之則朝位正是將幣之日其云賓主之間者擬度言之實則賓與大門相去之間也儀禮全經當有朝禮一篇與覲禮互為詳略如致殮裸賓歸饗餼還圭賄贈等事當於朝禮詳之即覲禮亦當有大門外陳摯介傳辭之儀蓋朝禮已詳故覲禮略耳若曲禮當宁而立之云自是記人之異說

周禮疑義舉要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疑義舉要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楊其梓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疑義舉要卷六

婺源江永撰

考工記

周禮本是未成之書闕冬官漢人求之不得以考工記  
補之恐是當時原闕也冬官掌事而事不止工事考工  
是工人之號而工人非官註謂以事名官以氏名官非  
也

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為東周時書其言橘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間水而終古戚速梓莛之類鄭註皆以為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蓋齊魯間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辭者為之

冬官雖缺以諸經傳證之當有大司空小司空

大司空卿一人

小司空中大夫二人如五官之例

匠師

見地官遂人鄭氏以為冬官之考則當為下大夫四人

梓

師

見梓人梓工之長也

豕人

先鄭云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奉

官當有豕人

嗇夫

覲禮嗇夫承命告於天子鄭氏以為冬官之屬

司里

國語火之初見期于司里

又周之秩官賓至司里授館此主宅里之官當在冬官與里宰異

水師

國語周之秩官賓至火師監燎

水師監濯火師即夏官司燿而凡祭祀賓客滌濯之事冬官當有水師

玉人

天官有追師專掌宮內追

珠之事則凡用王府之玉追琢成器以其典瑞之藏者當有玉人在冬官

雕氏

漆氏

雕氏見考

工職缺木器髹漆者多後世有漆雕氏冬官當有其官

陶正

左傳虞闕父為周陶正喪大記君喪陶人

出重 高 巧人

左傳巧人以時填館宮室

舟牧

月令天子乘舟命舟牧覆舟此雖秦官周天子亦有

乘舟之事宜設此官舟行水宜在冬官

輪人

車人

當有監造之官

芻人

大宰凡式芻秣

居一其用甚廣  
宜有官主之

等官此皆冬官篇亡之證後人讀書麤

疏果於妄作如俞庭椿之徒紛紛割裂牽補致五官無  
一完善周禮之罪人也

五材先鄭引左傳後鄭謂金木皮玉土後鄭為長水火  
可制器不可為器金雖可兼玉而皮革不可遺曲禮六  
工土金石木獸草獸即皮也玉可兼石木可兼草

以辨民器注辨具也蓋古人辨辨二字通用言辨不言辨  
王昭禹謂輪辨高下弓辨安危之屬非是

粵無鑄此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真謂不置  
是工亦非真謂人皆作也注泥又以夫為丈夫尤謬  
刀斤削劍必用水淬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水性異也

兵車乘車三人故輿廣而輪高田車惟射御二人故輿  
可狹輪可卑馬可低詩謂之輶車亦因逐獸欲輕捷故  
也輪卑故以田馬配之非因馬低而減其輪注謂以馬  
大小為節未確

軫本輿後橫木之名輿人六分車廣以其一為之軫圍

是也及其載於鞮上則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軫此言加軫與鞮後言弓長四尺謂之庇軫又言軫方象地是也猶之式本有其木而隧前三分之二之處亦得通謂之式也

輿人之車箱蓋如今人造方箱之法用鷓鴣雄交牙之筍使之相著初非以板嵌入軹轡也軹轡之植者橫者如窓櫺然於輿內貼板為之一以輔板一以承式木較木其植下筍入底板上筍入式較中間蓋皆釘之板上相

著不全藉軹對之力是以軹圍小而對圍尤小亦可以固板也底板之後作軹蓋以板嵌入軹之槽中駕車時輿連鞮載於軸上有兩木鉗之而後軹亦銜鞮踵是以輿能安固不動也

加軹與鞮之數軹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軹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軌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轂上必有鞮度之鞮之圍徑無正文軹人當免之圍居軹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軹亦在輿下度輿者則

免圍與當免等可知軸半徑三寸二分加轆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軌七分強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轆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輿板之厚上與軫平亦以一寸二分為率後軫在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軻踵為缺曲以承之算加軫與轆之七寸當從軻算起蓋軻在軸上必當與底相切而兩旁伏免亦必與軻齊平故知軻之當免圍必與免圍等大後不言免圍者因軻以見也



鞮有二設之蓋在軌內八寸間以轂入輿下者亦七寸也鞮當連於輿有兩木鉗軸如今制輶之鉗軸亦當如鞮之制與

輪人進而眡之舊注未確進非車進乃人進也鮑人望而眡之進而握之可證大略好處遠望可見其精致處須近前細察凡圓形遠望中半漸積而下慎爾而下迤周遭皆均致也

疇之廉必近察乃見而遠望已若有突出而大之狀謂

之眼古語當以意想王氏謂如人之眼非也

綆非別有一物也只是輪偏單之名注疏謂輪單則車行不掉實有至理假令牙之孔與轂孔正相值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內造車者深明此理欲去車掉之病令牙稍出三分寸之二不正與輪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而輪不得掉向內矣謂之輪單何也輪牙稍偏於外而輻股向內隆起也今飯甑內作竹底四周下而中央隆起謂之甑單此正漢時

輪單之遺語但輪之輻股微隆不若甌單之甚耳然則  
圓物不平中隆而四周下者通謂之單也試觀車輪當  
牙閉一目視之又懸線視之又以直物內外量之牙心  
稍偏於外入齒之鑿未嘗偏但輻入牙之筍不用正而  
用邊缺邊向內則牙自偏外矣上下鑿不相當而齒爪  
不齧以爪用邊筍故後人不達物理不知輪單為何狀  
率意解為輪外護牙夫護牙之鐵經雖未言古人當有  
之然無與於爪之正否如謂作護牙於兩邊則作牙時

厚寸餘可矣何必又作護牙若因綆字從糸而謂用繩

圍者尤非

筍者柄也從俗  
名為筍又作楫

輪人兩匡字皆訓為枉後鄭訓刺刺音辣亦枉也他處  
言匡救匡正則是因其匡而正之也古人語有相反而  
轉詁之例去汚曰汚治亂曰亂馴擾曰擾正匡曰匡置  
物曰廢後人不識此義王氏解為方豈可謂輪雖敝不  
方又有訓為匡郭者謂膚殼不固尤難通

山虞陽木陰木以生山南為陽山北為陰此則陰陽木

各有向日背日以向日為陽背日為陰

後云短轂則利長轂則安古人所以用三尺有奇之長轂者欲其安也此云大而短則繫繫者安之反郝氏訓檠杙是也先鄭危繫之訓亦是而云輻危繫則未親後鄭轂末不堅之訓不可曉

既謂之牙圍必須計其四面牙厚有兩面當合計其數以減一尺一寸所減之餘為牙兩面之博折半為一面之博令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一倍之三寸三分寸之二

以減一尺一寸其餘七寸三分寸之二折半三寸八分  
三釐有奇用通分法分之三寸六分寸之五是牙一面  
之博也去其踐地處內外不漆者各一寸又加厚一寸  
三分寸之二是為牙圍三分之一其餘漆者居三分之  
一鄭注不誤

以其圍之叻捐其數一以三分之二為肉三分之一為  
壺中空也壺中空所以受軸者也下文言五分其轂之  
長去二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則壺中內大而外小其當

輻苗處得三分之一也統言之中空處皆為數切指之外當苗處為數若轂上三十孔受輻苗者經謂之鑿不謂之數且受苗之孔廣必當半寸以上方可容苗而堅牢如以一尺有奇之地鑿三十孔一孔僅三分有奇以今尺寸折之僅二分有奇此孔豈能容苗乎林希逸不達物理乃以數為三十孔貽誤後人不可不辯

五分其轂之長長與圍同言長即是言圍

注算大小穿甚密去一以為賢當作去二但輶人軸圍

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若依圍三徑一算則軸徑當大  
穿穿內處正得徑四寸五分寸之二與鄭所算大穿穿內  
徑同何以能轉蓋圍三徑一非真率即祖冲之徑七圍  
二十二猶是約率而已近密矣以約率算軸徑不及四  
寸五分寸之一故能稍寬而轉

注中凡言圍徑皆是徑  
一圍三即記文亦是以

徑一圍三畧言之車人拍車幅一何其  
渠二柯者三是也學者當知非密率

軸承輿之力全在當大穿處故須粗大軸尾不當力故  
可小然金與木不能相摩疑當穿處亦必有金裹之



輻廣者軸之博也不言其厚者轂圍三尺二寸三十輻之股端相著厚一寸有奇可知也輻相著不畱空際者欲其輻與輻相湊相扶有力也觀今車用十八輻股猶相湊况三十輻乎

牙得則無槩而固注云得謂倨句鑿內相應疏謂輻直為倨牙曲為句非也輻之入牙者作倨句之形即邊筭是也鄭注之精微賈氏猶不能盡通後人可輕破乎

綆參分寸之二疏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似

牙上鑿孔不正非也牙之厚無幾鑿孔有偏恐偏薄一  
邊非暴裂即先窺矣此賈氏察物未精失鄭注之意者  
也今車牙孔不偏而輻爪用邊筍缺邊向內是以牙偏  
向外鄭前言倨句鑿內相應是古人亦用邊筍

萬之以眡其匡也後人謂萬為矩匡為方非也凡物圜  
中規者四角以方量之必中矩何用又以矩量正謂湊  
合諸木成牙恐其匡枉不平正故須以萬婁運之視其  
稍有枉處則削而正之耳後鄭言等為萬婁是當時有

其名物賈疏言見今車亦是得之實見余見造車者用木架作一圓與輪同大輪與之竝立而運之此正古人用萬婁之法也

兩壺欲同者欲其肉好均而輕重等也量之以黍猶古人以黍量黃鍾之意六事言輪極工致任人考驗之而皆可也可水可縣可量可權則因造輪時選材善繩墨正宏殺等肉好均六事以以難者在後權之而倅尤為難斗柄達常長二尺程長八尺皆以其可見者言之若達

常之入于程程之入於輿板底下者皆當有數寸又皆有鍵以固之故不為風飄蓋當鍵於後軫之內下貫鞦踵

式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採其式注謂兵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是也有切指其木者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是也因前有憑式木故通車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止橫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

通謂之式人立車前皆式之地也其言揉其式何也蓋  
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所以用曲木者不欲令折處  
有稜角觸礙入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亦揉曲木是也  
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騎之植軹相  
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傳長勺  
之戰登軹而望是也式木嵌入輿板其內又有轡木承  
之甚固故可履也車制如後世紗帽之形前低後高式  
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

弓而憑式須小俯也此式之真形狀前人但知式車前橫木不細考與人車前三分之一處通名為式而可憑之木又有在兩旁者是以不得其狀於鄭注較兩轆上出式遂意其在橫木之上於是輿制皆謬亂矣夫自孔氏誤釋曲禮始試思較若在橫木上則人憑式首觸較矣較崇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利于引弓橫木在較下將必以筍貫入鞮木而鞮圍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式在前陰板之內則車外不見式矣

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式上有皮覆之為辟若在板內如何能覆事事推之皆不合矣

輶者車之兩旁三分隧之二者輶只是板言其可倚也其高上出式輶之上為較詩曰猗重較兮言較高於式一重故曰重較非較又有兩重也車制尊卑皆如此有謂卿車重較亦非也較有左右人立可憑亦是以木嵌入於兩輶板而其下又有軹之植者承之以為固也巾車玉路金路象路注謂以玉金象飾諸末當是飾較

卷六  
之末也鄭注較兩騎上出式者本分明而解者不得式之形狀遂謂較以一木橫于式上以縮為橫以兩較為

一較謬甚

席上有左右几縮之較亦似之縮而非橫

輶鞫皆在輿內所以輔輿而承較式其橫植蓋如作窓櫺之法用鳴雄交筍不甚用力故圍可小而式卑於較圍尤小蓋車內容三人兵車有駟乘者為地無多亦不可用大材也因鞫圍甚小推之古之輿板皆是用雌雄筍相著非如今人之車以板嵌入木中也

鞫圍二寸二分弱四



方計之一面五分五釐今尺  
寸折算只有三分四釐有奇

立者衡者謂軹轡也較式之平置亦橫者也直者如生  
即中縣者言其著於底板甚固也板之相連與軹轡橫  
直之相交皆為繼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賈疏謂弇向內侈向外按成二年  
傳丑父寢於轡中孔疏謂轡與棧音義同引此棧車之  
注而云然則弇者謂上狹下濶也此以上下言之與賈  
說異向內向外是車後戶有翕張上下則謂較與郵有

濶狹似孔說為優詳古人之意所以飾車欲侈者蓋謂  
車容三人甚逼柝稍寬一二寸亦有一二寸地位六尺  
六寸之輿更不可過但於上下侈弇間稍得贏數寸焉  
飾車有革輓不畏折壞則輿下依正度而上稍侈之便  
於左右用力也棧車無革輓恐折壞上不可侈則兩較  
之間稍弇而下依正度便於車中寢息也

又因侈弇之制益知古人車箱是用犬牙交錯之筍如  
今人作升斗上下濶狹不等用交筍自固也軹轡亦稍

邪逸本不藉其力若恃軹轡之力持板則不可邪植矣  
制度愈推闡而愈明

革鞅輿有據乎曰有閔二年歸衛夫人魚軒定九年輿  
敝無存犀軒夫人用魚皮卿用犀則大夫之軒及凡革  
車皆用牛革乎

士棧車無飾而庶人乘役車亦如棧車欲弇之制故詩  
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國馬之軻深四尺有七寸後鄭以軻深計衡高八尺七

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此頸謂馬頸也上句有馬字故不必言馬頸而賈疏以輶頸釋之誤矣假令餘七寸為衡與輶頸之間則此七寸為頸中之曲處當言輶頸去地高八尺七寸不得言衡高八尺七寸輶頸高八尺七寸則衡直厭馬上當不其然先鄭謂輶曲中姑引之在下其實後鄭意不從也夫輶不能憑空而立衡既去馬頸七寸何以不望前輕此別有故蓋言衡頸之間必以衡頸之心為距衡有半徑二寸二分以此

減七寸餘四寸八分為衡下去馬頸之數衡下當兩軛處必有鞏以承之鞏之高消去四寸八分而衡不空懸矣鞏之制雖不見經而有其字齊有其地必有其物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鞏為几意其下有木架上斂下開以革覆之如今制蓋馬與牛不同牛頸高可負軛引車馬頸不能負衡須以鞏覆于前因以革束衡而連之今駕馬車亦必用鞏也

嘗疑軛非別有一物如耕牛之曲木也直是於衡上當

馬頸處不正得衡之圍徑故必以兩軌之間言之然則兩軌厭於鞏上實有七寸缺其木如半月形即是軌玩鄭注兩軌之間一語可見蓋衡軌上有缺處不正得衡之圍徑故必以兩軌之間言之然則兩軌厭於鞏上實有七寸其七寸直是鞏高而左傳之兩軌論語之軌皆指此言其實即是衡非與衡別體也

伏兔半在軸前半在軸後注言伏兔至軌蓋如式深然則兔之長當一尺四寸有奇軸前約七寸軸後亦如

之賈疏有兔尾上載軫之說未必是又疑兔下有足鉗  
軸如今制而兔當連於底板易云輿脫輹輹脫則不能  
駕矣

輶出前軌漸曲而上至衡微鉤而下軌前十尺揉之已  
定者也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注云揉輶之倨句如二  
可也蓋以一丈三尺三寸揉之為十尺也疏并輿下之  
不揉及軌前揉已定者通計如二未是又前言十分其  
輶之長雖似言輶身之長然軌前十尺而策半之此以

直度虛地而不論其弧曲

輶人不為大車之轅而言之者借彼喻此也大車轅本直無撓其撓夾牛轅端鬲厭牛領高下相當更不可作撓曲非作車者亦不善為轅致有覆車之患亦不因其登下之難而欲改從撓曲也但借大車之轅難於登下以明馬車之輶宜曲撓耳疏謂駕牛者亦須曲撓非是今駕牛之車皆直轅

大車之轅前居三之二故其勢常摯伏其轅者人為攀



輅以助牛登也援其郵者人援車郵使不速下也皆將車者之事

輅注則利準二鄭說皆未安注者不深不淺行如水注利準者便利而安耳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造輅者當進而與馬謀欲其不疲退而與人謀欲其安逸進退猶云前後非必謂人有退時也下言馬不契需是進與馬謀左不捷御者衣衽不敝是退與人謀良輅環澗當如先鄭說沂鄂如

環弓人米折澗則審環角環澗皆此義

輶在前者澗之入軌下者可不澗而亦澗其七寸者欲  
驗輶之和安久而不摩損也

鍾鼎欲其堅不剝蝕故金最多斧斤至削殺夫皆有刃  
其用之重欲其難缺者金多用之輕欲其不折者金少  
鑿燧欲明故金錫半

舊謂削為書刀疑其不然今剗刷者用刀皆直無曲今  
木工削木用橫刃形曲兩端有柄疑是古之削但不止

長尺博寸此長尺博寸記其小者耳

異齊未嘗不可同工鄭注之疑本未確殺矢戈戟皆兵器同工為宜

刃長寸刃者鏃鋒鋒上漸廣濶一寸不言博而言圍者濶處有脊厚薄不等故以圍言之謂轉一周皆一寸也

今考戈戟可刺可鉤而皆有胡自是鉤兵二矛皆刺兵故曰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後人謂矛為鉤兵因詩二矛重喬意其為鉤不知喬所以懸英鄭箋謂矛矜室題是

也非以喬為鈎又或習見定舟之鐵矛有鈎意矛亦是如此而不知其非也古曰矛後世曰稍又曰槩而今則為長槍

戈之制直刃為援上長八寸下接柄處長四寸為內其一旁有胡灣如月有刃兩末之間長六寸刃至接援處廣二寸胡倨句如磬折而豐其上下近本處為外博蓋倨與句之邊皆為外對刃之灣處為內也倨句中博處皆為本對銳處為末也分胡為二上半倨之外畔在右

為裏故注云倨之外胡之裏也下半倒轉亦置本在下則句之外畔在左為表故註云句之外胡之表也援與內之廣蓋如戟之廣寸有半而戈胡廣二寸是增半寸增半寸則倨句在外處皆須增使博故云倨句外博如此則無已倨已句長內短內之病也已倨則句人不入注以啄人言之或未確胡連於援與內之間本有定度何以有長內短內注以長內為曲於磬折承已句也短內為倨於磬折承已倨也因其過曲而胡之下鋒太上

則內似長過直而胡之下鋒太下則內似短非真謂移其上下也記本不及援而注謂內短則援長內長則援短於本文似為添出長內則折前注謂引之與胡竝鉤恐未確或以胡之上末處為前蓋鉤之太深用力猛而胡末或折傷也短內而胡頭太舒鉤人不來是不疾

戈戟皆為句兵以其有曲胡也而其用不止於鉤人戈有援直刃可捲人其胡之曲折可斬人戟有刺有援直上皆可刺人其胡之曲下者可鉤人戈胡戟胡其形異

戈胡作倨句而外博胡背連於援形如偃月而背廣戟  
胡中矩橫貫援而曲下形如覆矩戈胡句人即所以傷  
人以其句處有刃也戟胡鋒直下而曲中無刃欲生獲  
其人則鉤之此戈戟之異用也以傳考之獲長狄僑如  
富父終生搃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搃之也狼  
睥取戈以斬因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  
皙而傷苑何忌刺林雍斷其足亦是以戈胡擊之刺之  
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用

胡皆可殺之惟鈎之用未見於傳而記言長內則折前  
短內則不疾自是言鈎人不利之病子都拔棘逐殺  
穎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擬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  
狡倒戟出鄭人于井反為鄭人所獲樂樂乘槐木而覆  
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句人者也戟胡橫直  
皆三寸其間甚狹何能句人出於井蓋句其衣若帶是  
以其人不傷反能禽句者也句樂樂斷肘而死蓋其人  
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句之句之而胡



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明乎戈戟之用而後可得戈戟之形

中其莖設其後後者人所握之餘注以設為大於義未安詳文義似以設為置如夫人設其比之設作莖時即擬後加大是為設其後

首即鑲環即鐔首廣一寸三分寸之二謂鑲兩畔出於刃之數也加臘廣二寸半其徑四寸一分有奇少儀言澤劍首是劍首周圍用金弄之而澤

衡者甬之上端非別有一物為衡鄭意甬之上截為  
衡者誤陳祥道云衡橫甬上者也非是

帶如人腰之有帶當設於鼓之上舞之下二帶之間即  
鈺間帶唯二耳若于之上舞之端無所用帶注謂介在  
於鼓鈺舞甬衡之間凡四非也衡疑為衍字若甬衡之  
間有介豈帶亦施於甬上乎設鐘乳當是為鼓舞所俠  
而注云今時鐘乳俠鼓與舞夫鼓在下舞在上中間有  
鈺間乳如何能俠之下注云今時鐘或無鈺間意者此

無鈺間之鍾鼓舞間一帶帶之上為舞一面十八帶之下為鼓亦一面十八故云俠鼓與舞乎然而非古制矣詳經文篆間謂之枚鍾唯兩篆枚設兩篆之間或縱界為四一處有九則兩面乃得三十六耳注云一處有九而疏謂一帶有九又失注意乳不設於帶何云一帶有九乎

于上之擁謂之隧按孟子以追蠡豈氏以鍾紐旋蟲釋之本非定訓後人疑之焦竑謂當為槌擊之追高子以

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之處推殘欲絕有如齧齧之  
形此說近之愚謂追即此所謂隧也以其室深謂之隧  
以其追擊謂之追擊處本若擁弊年久則愈深如蟲齧  
孟子以城門之軌轍迹深為喻正與隧之義合也

注計鈺徑銑間鼓間舞廣皆得之其云鈺間亦當六此  
鍾口徑十者其長十六則大誤也以經文詳之十分其  
銑之徑去二得八以為鈺之徑即以其鈺之徑八者為  
之銑間銑間者自鈺至銑之長包鼓間在其中也於八

分中去二分以為之鼓間則鼓間得六其所去之二分  
即是鈺間下文言鈺之長言鈺間已藏此句中矣鼓六  
鈺二加舞廣四是鍾口徑十者其長十二奈何謂鈺六  
而長十六乎夫八分去二者得六猶八分去六者得二  
此理易知是以經不必別言鈺間二豈意後人猶生此  
誤乎假令鈺六則與經文不協鈺六鼓六是自鈺至鈺  
間十二非以其鈺之八為之鈺間矣又為十二分去半  
以為之鼓間非八分去二以為之鼓間矣何鄭氏之明

而不能覺此也後人讀書粗疎不能細繹經文以訂鄭氏之失歷代鑄鍾者皆依此注以為劑量於是鍾體狹而長下文云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典同云高聲砢皆不免有此病而況因此鈺六又生長甬之病乎

漢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鍾以律計倍半此約略言之謂或倍或半其長大則有加數倍者非謂皆加一倍有半也疏說誤

甬圍衡圍自甬下端漸殺至上端如鈺間六則圍亦太

大矣甬之上端為衡非別有一處居甬之一者名衡也  
甬當二在上一下在下之處猶粗大於此穿孔設旋為宜  
注謂旋當甬之中央與經文背矣假令甬長得六設旋  
當其半處能無震掉乎

有說即在此三言中謂其中有理可說也諸家以下文  
解之不確下文自說不中度之病經云有說而不明言  
似有難言之意蓋聲律之理精微昔李照作新樂其聲  
太下太常歌工病之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

乃協而照卒不能辨此則清濁又由於銅齊可見此理難  
言

如鄭誤算鉦長而甬因之以長且設旋於甬中央正恐  
有震掉之病宋仁宗時李照鑄鐃鍾長甬震掉聲不和  
著作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  
有炫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  
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宮跌而  
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義叟之言為驗聲音之感人如



此雖州鳩與義叟之言皆偶中而長甬之病未必不由鄭注誤之

大鍾十分其鼓間小鍾十分其鈺間分明鼓間鈺間不同又可見鼓間大鈺間小前不言鈺間者去二分以為之鼓間句可知也鄭臆解鈺間反疑此經之非而欲改鼓外鈺外謬甚鼓外如何是二鈺外如何是一若并二間而十分之則愈厚矣以二間為二分一間為一分亦不成文理

如鄭言鍾口十者其長十六則有小而長聲難息之病  
典同所謂高聲硯是也宋范鎮雖嘗辨之其自為說乃  
謂鼓舞皆六而鈺四則仍是長十六且誤以舞脩為舞  
廣勢必以舞廣為舞徑下口十而上徑四又有侈則柞  
之病矣夫以簡而該微而顯之經文鄭氏猶不能讀遺  
誤千餘年辨者復增其誤然則讀古豈易言哉制器豈  
易言哉

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蓋權之者惟知金錫之

輕重而不得大小之度亦不能算此甬當用金錫幾何  
凡重者體小輕者體大量為法度之器欲其適重一鈞  
雖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若先以一鈞之數六一分之則  
不能通合一鈞矣故必平正之如銅立方一寸其重幾  
何錫立方一寸其重幾何知其體積與輕重之比例然  
後可以計金錫而入模範也

又案準字古文作水或是先以方器貯水令滿定其重  
乃入金若錫於水水溢取出金錫再權其水視所減之

斤兩與分寸可得金錫大小之比例後人算金銀之法如此疑古人亦用此法模範先成而金錫體異先權以知輕重準以知大小然後可量金錫之多寡入模範使其成適合一鈞也量非鍾鼎不必拘於六分其金而錫

居一

鄭世子截瑄曰改煎煎畢更煎至不耗乃止也權之準之謂稱準六一之數也量之謂鑄成方寸者

數枚驗其分兩同則知不耗矣

鄭世子據管子輕重內篇謂五區為金釜乃八斗非六斗四升別有說見律呂闡微

槩而不稅先鄭說無病後鄭荅趙商問此官量鎮在市  
中所以勘諸廛之量器以取平故不稅亦即先鄭之意  
但謂廛人所稅在肆常用者則誤廛人總布非稅及斗  
斛銓衡

周禮疑義舉要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疑義舉要卷七

婺源江永撰

考工記二

犀甲兕甲皆單而不合合甲則一甲有兩甲之革費多  
工多而價重犀兕非不削革裏肉欲其堅厚不盡削也  
合甲則削之多惟存其表譬之用竹惟存篾青皮而兩  
面合之故尤堅久

甲續札為之節節相續則一札而表裏有兩重不甚堅者續欲密札稍短而多堅則可稍長而少也如第一札之半第二札續之第二札之半第三札續之則第三札之上端當第一札之盡處故一札有兩重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蓋一札左右疊之凡四重札有八重而鏃穿其七也

甲片片而為之非若裁衣之易故必先為人身之形容而後裁制之為甲甚多其容亦當有大小長短服時以



身合之非先擬一人之身而後制甲為此入服也

上旅下旅此旅即背旅之脊脊骨也故注謂上旅為要  
以上下旅為要以下疏以札衆多為旅失之甲自要半  
上下相等故權之而重若一

以其長為之圍文承權其上旅下旅之後必通計上旅  
下旅之長蓋甲裳當下掖脛及跗中人長八尺自肩及

跗約六尺五六寸

頭約一尺三寸有奇見車人半矩謂  
之宣注又足跗至地一二寸其餘有

六尺五  
六寸

計上旅下旅正合人身之要圍

深衣裳計要半  
下七尺二寸者

彼禮服欲寬博又有帶束之甲  
欲貼身緊束故要圍當殺數寸

註圍謂札要廣厚者當

人身之腰也甲皆以札為之故通謂之札而疏謂量一  
札之長又以長之中央為圍失之矣

此言鑽空欲小下云革堅謂孔小則革不裂也是因窻  
故堅窻亦有線緊密而孔窻深之意

眡其朕欲其直也朕字從目者為目縫則此朕字謂縫  
甲之縫也縫欲正直不可斜枉下言制善兼裁與縫言  
之此與深衣篇負繩及踝以應直可參觀深衣背縫直

中繩此縫甲亦欲如是也橐之如約亦由裁縫之工

注倉頡篇有鞞鞞字從北從穴從瓦鞞乳竟反柔革也

卷而搏之欲其無也搏字當音團搏者卷作一束也  
也邪也也

眡其著欲其淺也言縫合兩皮相著之處欲淺狹若太  
深廣則革為厚邊縫度起而革不信

凡徑一者不止圍三祖冲之約率徑七圍二十二如鼓

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五寸七分弱以端廣六寸計  
幾有二十一板以中穹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計之則  
其圍二十一尺九寸六分亦幾有二十一板蓋造鼓時  
自有伸縮以求密合記不言板數或用二十板而稍加  
其六寸與一尺之度或用二十一板而稍減其六寸與  
一尺之度皆可也先儒習於徑一圍三之說未知有密  
率耳

厚三寸疑其太厚恐有誤字

鼓鼓雖鼓軍事此鼓甚長大非車中所能容疑元帥車中之鼓不如此鼓鼓依密率算之中圍十六尺七寸六分鼓鼓倨句磬折者但知磬之折而不止中矩

山以章鄭說未安王氏云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畫山者雖其文之成章而必取其上正之形此說可取

凡畫績之事後素功先鄭謂白采後布之為其易漬汙此說與論語繪事後素及記白受采相反豈記文本如鄭說夫子又別發一義與蓋素有本質之素有粉白之

素本質之素在先而粉白之素則宜後加也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終葵椎也注謂為  
椎於杼上明無所屈非也大圭通體皆直插於帶恐失  
墜故首作椎亦即以此明尊諸侯服荼前詘後直有詘  
則不失墜故無椎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當承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之下天子用圭七寸因聘女謙也諸侯用大璋七寸謂  
上公七寸亦謙也侯伯當用五寸子男其用璧琮與

宗祝以前馬當如注說馬即技人之黃駒前馬者先行  
灌而後殺駒也林氏謂奉以先馬而行似王所乘之馬  
誤矣

案十有二寸節多可疑先鄭謂夫人為天子夫人義勝  
後鄭然天子用物乃有十二二王後亦當用九寸九列  
耳即不然案十二寸有定亦不當以十二列勞上公記  
不言后而言夫人後鄭謂記時同王后於夫人義皆未

安

夫人實是后  
不斥言之耳

雕人雖闕而姓有漆雕氏記言丹漆雕幾之美司几筵  
有雕几彤几漆几蓋几漆器雕人作之或謂雕漆王者  
非也

倨句一矩有半注疏得之後人不通算法多不得其解  
今詳言之倨猶直也句猶曲也磬須作折旋形然不可  
正方如矩而失於太句又不可使兩股間過開而失於  
太倨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句股間之弦比正方  
之弦稍長得一矩有半以為作磬之法則得倨句之宜



也凡正方形方十者斜弦十四一四有竒此正方形矩也  
今以一矩有半為弦是為十有五不止十四一四有竒  
而兩股稍開也後世作磬不知此率作正方如矩形矣  
矢竒有長短三尺其中制假令矢長三尺三分之前一  
尺後二尺五分之二在前尺二寸三在後尺八寸七分  
之三在前尺三寸弱四在後尺七寸強當其處準平之  
以定鏃之重輕前稍短者鏃重稍長者鏃輕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此刃

并銚言之設刃即設銚也參分其羽謂竒後設羽之處  
得一分羽前至設銚之處得二分也言羽則比在其中  
羽與比六寸有竒羽前至銚一尺二寸有竒共一尺九  
寸於此處設銚刃則前刃之重鎮與後羽之輕揚可以  
相制疾風不能驚憚矣加銚與刃一尺一寸是三尺也  
此刃兼銚非指鏃端之鋒註誤解參分其羽為二寸則  
是三分為刃長非三分其羽以設其刃矣且刃長寸此  
及冶氏兩言之謂此處脫二字既未安而刃長二寸銚

十之又有鈇二十寸之嫌文意尤不協今詳之乃是以設羽之處為三分之一其餘有三分之二也

髻墜薛暴髻字從先鄭讀為刮義從疏歌邪不正墜為傾傷薛為破裂後鄭訓精當暴訓墳起不堅致但言墳起不必言不堅致可也此等皆以字之聲音意想可知後人泥字之形義訓釋者非也

五蟲本以無羽毛鱗介者為羸而獸皆為毛蟲此以虎豹之屬別於脂膏者為羸所指各異鄭因此文遂以虎

豹之屬釋大司徒與月令之羸誤矣

凡羸羽蟲皆刻於植虞上曰任重曰任輕曰加任焉假設言之耳非真以全架任之於其背也說者泥任字謂凡虞所刻物皆於其下載之繪圖者遂作禽獸負筍虞之形殊可笑夫以禽鳥而加磬架於其背有悲鳴而死耳古人制器不當如是之拙

觚為觶豆為斗當如舊說劉氏謂獻一升酬以三升通計四升四升為豆非也若論獻酬之正禮賓止得一獻

而酬酒不舉何有四升如以主人言之受酢一爵酬賓  
一觶得四升矣而又不得為獻或謂始而主獻次而賓  
酬三而主酬故稱三酬強解一獻三酬亦未思賓之酬  
酒不舉也不知記文本通前後大槩言之謂得一獻三  
酬則一斗耳非必謂獻酬正禮也酬酒不舉而後有旅  
酬無算爵皆用觶行酬則宜有三酬矣且古之量甚小  
古一升當今一合五勺有奇一斗當今一升五合有奇  
食肉飲酒如此正是中人之食若四升僅如今之六合

金  
卷七  
一勺耳中人之食豈止此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讀春為蠢文義未安從王  
氏諸侯春貢士之說可也

此經三侯分明有大射賓射燕射記曰天子諸侯之射  
也必先行燕禮是燕亦為射而燕不可謂五采之侯亦  
是燕而無賓射祭侯祝辭何亦疑之以侯象諸侯而射  
之且明言射侯之意不動諸侯之怒乎後思之不然射  
本是武事因而文之以禮樂耳若使諸侯皆屬於王所天

下安寧彘弓束矢安用射所以用射正為諸侯有不順服者耳故以大司馬九伐之意寓之於射侯正先王奮武詰戎之意作射義者未見此記乃謂射中得為諸侯不中則否其說迂遠後人又欲曲避諸侯之義謂侯字古人本作侯象矢集于布之形然則曷不并其侯之名而易之乎人衆地阻則勢不便人勞饑罷則力不勝故兵不宜長注未該

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後人反之非也戈戟雖可刺

而有胡主於句

橫而搖之當是手執其中以搖之疏謂橫置膝上以一手執一頭以搖之未確

水地以縣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不知若何而望有謂四面注水於地以審其高下此於經文水地似協矣又云於四角立四柱以繩懸之以審其邪正不知何故又必立四柱也今工人作室既成有平水之法各柱任意量定若干尺畫墨四面依墨用橫線線



下以竹承水縣直物於線進退量之如柱平則直物至水皆均如不均則知柱有高下而更定之意古人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亦是用此法

此謂測景之地須先平之蓋地不平則景有差故下注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非謂通國城之地皆須平也疏云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誤矣國城隨地勢皆可居民何用平

古人樹臬用八尺何也蓋測景之臬不可過短過短則

分寸太密而難分過長則取景虛淡而難審八尺與人齊如是為宜八尺雖無正文而土中之地夏至景尺有五寸以知用八尺臬也後世郭守敬測景用四丈之表表上作橫梁下用銅皮鑽小竅於小竅中取橫梁之景謂之景符此後人之巧法然四丈表亦不易作也疏引考靈曜謂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為法此漢人之妄說天去地豈止八萬里哉

為規者以樹槩之處為心而畫墨於地為圓形視朝景

端之當規者識之又視夕景端之當規者識之作一橫  
線於規心亦作一橫線與之平行則東西之位正矣折  
半作直線則南北之位正矣後世郭守敬作正方案多  
為之規樹短表於案心多為之墨亦倣此意而變通之  
日景近二分時朝夕有微差當二至時朝夕均方位尤  
審

市朝一夫或疑其過狹然云朝者指其外朝當王宮之  
中者言之方百步亦不為狹其兩旁當左祖右社固有

餘地也大約王宮方三百步外朝之兩旁亦當各百步  
後市亦然此外為民居世室重屋明堂經文有詳有略  
固有互相備之意然鄭謂三者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  
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則未必然周路寢之制略  
見顧命有堂有序有夾有房何嘗有五室有兩階有二  
垂有側階何嘗有九階蓋宗廟路寢宜同制而明堂則  
否也明堂者朝諸侯聽朔祀上帝配文王之堂東西南北  
有四門堂上中央與四隅有五室東西階之間有中階

而東西北堂皆有兩階為九階皆與寢廟不同也此當  
合匠人及月令明堂位并朱子之明堂圖參考之乃知  
其制蓋月令者明堂聽朔之制也南為明堂北為玄堂  
東為青陽西為總章雖未知果周制秦制而四面有堂  
可知矣四隅雖各有左右个而朱子謂青陽之右个乃  
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  
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隨其時之  
方位開門則八个實四个并中央之太廟太室正合此

經之五室矣五室并四堂為九大戴禮所謂二九四七  
五三六一八鄭氏以為法龜文朱子所謂古人制事多  
用井田遺意者此也大戴又謂有九室十二堂則舛矣  
當四方之中者可謂之堂不可謂之室既為九室又安  
得復有十二堂乎以此經九筵七筵計之東西九筵以  
為廣南北七筵以為脩凡室皆方二筵則南北之堂各  
有廣五筵脩二筵半之地東西之堂各有廣三筵脩二  
筵之地也而中室之左右猶各有南北二筵東西一筵

半之地蓋以為左右房宗祀文王陳籩豆不可無房故  
太室旁宜有房而此經略之也大戴謂四戶八牖凡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疑未必然四隅之室不必開四戶蓋  
室在堂廉兩邊未必有牆也四門中階之制見明堂位  
門有堂室見此經疑惟南門有之又疑南門外有朝大  
戴所謂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揖朝者王揖見羣  
臣之朝蓋視朔時先於南門外朝羣臣然後至明堂隨  
月居之以布政令布訖即反堂室迫狹羣臣在堂下亦

可無嫌也

井田之制未能畫方如棋局今欲以數言總其大槩亦各隨其文勢以立言非可按圖而索驥也注於遂人匠人有異制誠啓後人之疑愚於遂人已言九夫為井以方言十夫有溝以長言皆通為一法矣照遂之水通於溝溝通於洫洫通於澮澮通於川此遂人匠人所同也其多少遠近則各因其地勢

稍溝三十里而廣倍後鄭謂不墾地之溝先鄭謂水漱



蓄之溝陳氏謂溝末皆非也稍與輪人稍其數之稍同除也謂掘地為溝也下流納水多故三十里宜倍於上流之廣其廣當以漸而增也

大防外綢注謂又薄其上厚其下或謂非更殺其上乃益厚其下皆與經文不協愚謂大防宜殺其外不殺其內也外必殺者使下厚而土不傾內不殺者所以當水之衝也然則兩邊皆殺者非大防也

里為式舊讀里為已非也以一日之功築鑿幾何又以

一里之地計幾何日幾何人力則可依附此而計用幾何衆力也

庇字先鄭謂耜下岐後鄭謂耒下前曲接耜疑先鄭近之庇即耜也如耒之下復作一折而後接耜似為贅耒已六尺加金約一尺通七尺長不啻及肩則舉手高而不便於用力以庇即金并耒莖內只六尺則便於推而量步不必脫金亦便於量也匠人言耜廣五寸此言庇長一尺互相備庇雖作於金工而車人并言之猶之矢

人亦言刃鋌也。庇與耜音同，字異。經與記一字兩形者多矣。

或謂耒之用高舉而入，向內而發，而人身作抱勢，便於起土，非也。耜之入土，也不必高舉，惟用力推之，其發土也，向曲者向外，非向內也。詢之行中州者，謂親見耕地之法，以足助手，蹠耜入土，乃接其柄向外挑撥，每一發

則人却行而後也。

耦耕用兩人發土

直庇，向庇謂作耜，有直有向也。倨，向磬折不甚直，亦不

甚句

大車之輪必出於箱外其間又須有空處容輪轉徹廣  
安能與高長同數後文徹廣六尺當是八尺之誤以徹  
廣計置輻宜皆如馬車之法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  
內以此計之大車箱下無轂柏車箱下有轂軸上不必  
伏兔即以兩轅度起此三等之車大約因任有重輕牛  
有高下視牛之高下以為輪之崇卑非必因行澤而高  
其輪也

綆寸者輪大則輪之向外單者自當稍寬

牝服言其虛而能負載物即箱之異名耳作之亦當用  
雌雄交筍牝服不言廣略之也牝服惟柏車方大車羊  
車皆長方陳氏謂車人之箱方而不廣者未確較即牝  
服上之四周木故注以較言之馬車有式為重較此為  
平較牛車轅長者牝服之後猶有轅轅尾亦可載物今  
車亦如此以上下文可推知其長短大車尾轅四尺羊  
車五尺五寸柏車三尺皆以轅長三之一減牝服之半

計之其前轅出牝服之外者大車一丈四尺柏車九尺  
羊車八尺五寸牛車即以轅當伏兔鑿其鉤謂轅當軻  
處鑿半月形以銜軸軸上亦稍鑿之令其相鉤著不脫

牛在車旁牽者以曲木為軛在轅內則以轅端之橫木  
為軛故注云鬲轅端厭牛領者鬲即論語之軛彼注轅  
端橫木縛軛以駕牛非是今之牛車在轅內者無軛可

驗

射深之力在幹亦在筋後言九和之弓角不勝幹幹不

勝筋則筋力在肉幹之上故篇末云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射遠者用執詳諸執字是以物形自曲者為執

居幹謂之若何而居有讀鋸字者亦未安舊粟古語難曉以意想之木之文理不邪也發謂發弓辟戾今人謂之弓翻

老牛之角紛而昔紛似與直對謂辟戾不直也昔似與澤對謂若陳久之色不鮮潤也昔有久意如昔酒是也

冬析幹當兼伐木言之伐木宜於冬時謂其津液下流

體質堅實一立春則津液上行其材濡矣且易生瘡易者言其易治無濡與生瘡諸病春液肉疑是以火炙肉出其液秋合三材舊謂膠漆絲詳文勢三材謂幹肉筋合者以膠絲合之也漆則在後故下云冰析澗冰析澗注說可疑大寒中下於槃中復內之似與析澗無涉析澗難曉下言冰析澗則審環環者漆之所鄂見輞人先鄭說似欲於大寒時施漆漆乾而澗文有定也後言合澗若背手文合澗似對析澗而言疑析澗者分析弓之



表裏而漆之又或兼分析諸弓之意有無澗者有澗而深者有有澗而疏者有惟漆筋而肉無澗者皆須分別用之也

前言筋欲敝之敝謂槌擊欲極熟夏治筋則不煩蓋欲乘暑月蒸溽時治之可不煩勞而敝也

木不能無目而目又不可盡去盡則有缺陷非他物所能填補故過目處徐徐斲之令其平正無暴起摩筋之病而止而其餘目仍欲留之使無缺陷填補之病也假

今以膠填補弓有張弛則陷中之膠恐有變動矣斲目必茶似有此意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文承斲目不茶而筋憺恒此作之後意主於幹再液蓋欲液之使濡而目易斲也

厚其液而節其帛厚其液即上文幹再液也再液幹已濡矣猶必節其帛不厚不薄乃無太堅太需之病也

斲擊必中擊之言致也又輶人大車之轅擊擊有下之意近幹近柎處細從柎至簫漸下故謂之擊與中與均

皆謂無厚薄不勻也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此需字與上同義謂角之柔與者也角長者居淵中長不能達簫則以他角之近末而柔者續之此句為下張本下恒角而短是當長而短也恒角而達是當短反長而當與處反堅也

角須先以長者置於淵中令中堅當畏弓乃有力而放矢疾今竟角而短則末之柔者當畏而弓弱矣

弓不能以一角達末須以短續長令角末之柔者當弓

之末今恒角而達接續之角過長而近末處猶當其堅則弓亦不利如常縛於鞅中甚言其放矢之不疾也注乃謂送矢太疾與終紕之喻相反矣

恒角而短與恒角而達二事相因由其淵中之角短故接續之角不得長短長失所當堅處反柔當柔處反堅其送矢不疾之病則一故此節與上節詳略互見而下節再申恒角而達則恒角而短之病亦在其中

以爻解中而變對挺臂中有柎蓋一句言簫一句言柎

此言弓幹上本有簫以為放矢之疾有柎以為引弓之  
剽然而居角不善弓雖勁猶不利也

引筋疑謂纏筋于幹須引之急乃無寬弛之病太甚傷  
力則筋恐絕也

下柎之弓節似謂末柎綢三處相連而動未知其所以  
然不敢強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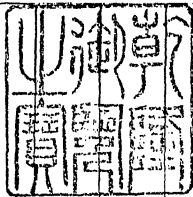
量其力有三均鄭注不誤賈疏失之注言以繩試弓之  
法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本已成之弓先言幹勝一石

加角勝二石被筋勝三石此推三均之由謂其由此三者之力耳非謂弓未成而迭試之也疏謂初空幹時稱物一石則失之矣被筋必先於加角安能使角先於筋

為天子之弓云云此言尊卑制度如此至用弓時自有變通下文所言則變通之法也亦猶大射侯道有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以此辨尊卑至射時臣各射其侯而君則三侯皆可射也

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

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强者為安弱者為危何耶當是剝  
疾者為危柔緩者為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



周禮疑義舉要卷七